

仿思錄集解

一二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儒家類	別卷	三架
函	號	冊	四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八	九	一	五
冊	冊	冊	冊

不許帶出

內 閣 文 庫			
漢書	六〇〇九	函	元
類	號	冊	冊
一	九	四	廿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009
冊數	4 (1)
函號	298 171

298-17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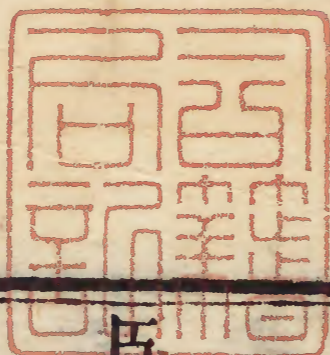
朱紫陽
呂東萊
兩先生纂輯



近思錄

世采集解

稽古齋藏版



進近思錄表

淺草文庫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
后崇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
揭民彝臣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
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
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
士以詞華藻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

奎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
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
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溯濂洛關
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
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求端用力之
方暨處已治入之道破異端之扇鑄關
太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ハ

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
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
友之傳稍窮文義之要大本ハ乎朱氏
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
輯已逾於二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祇欲
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夜之睿覽茲
蓋恭遇

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遵累朝
之尚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立臣於從
祀表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
欲闡明斯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遂命繕
寫以送官儻於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
閱卽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閒固將
見天地之純全明國家之統紀表範模

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自中古以來
未有若今之懿臣幸逢上聖獲效愚衷
顧以螢燭之微仰禪日月之照五千文
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七六經
願益恢於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
拾冊謹隨表上進以聞于官宸嚴臣無
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首

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日

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

臣葉采

上表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續承羽翼闡而人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

造崇儒務學適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
沿沂太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呂成
公採撫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
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
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
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固不精覈洞
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

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
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
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
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
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
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
註參以升堂記聞及諸儒辨論擇其精

純刊除繁複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瓶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道體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太要三卷論處已五卷論克已六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略

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太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決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

書

近思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

周子大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

道人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自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

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大

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近思錄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太梁人父迪知涪州事

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南太振谷且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名榦字直節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字公晦

近思錄卷之一

新安朱熹

東萊呂祖謙

編集

建安

葉采集解

道體類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

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

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太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

而流行於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

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

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之所資以終也其動也誠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一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通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大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水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

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一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五行
之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
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
五行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
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真以
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
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
性為之至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
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
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
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
而太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
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

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
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
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氣化
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
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象人
具動靜之理而常
夫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
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
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
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
常之性感動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
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
入者又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注云聖人之
道仁義中正而
如此也而主靜本注云無
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近思錄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而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之也。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天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之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

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知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之，陰陽義為忍，刻之類。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易尤重中正。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故曰立天之道曰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

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柔也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一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

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誠以天哉易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無為 朱子曰算理自然何幾善惡 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性焉安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焉之謂聖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入於於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通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謂○朱子曰

而不可見見之周備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本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一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性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人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惟惟其健所以不息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策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

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連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衷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氣之良能此合言也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卦象傳在大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止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又義者仁之裁制知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舉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

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遂斷○天所賦為命物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人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剝之為卦諸陽消剝

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犬之果不見食

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

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

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下也或曰

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

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

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消亦無類

息以卦配月積三十分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月

九分夕剝三十分至十月十日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二十分

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

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

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五陰人疑其無陽故特

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首以靜為見大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氣收斂大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

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

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

可也感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

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

理而已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

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
 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恒卦彖傳隨時變易小窮乃常
 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
 則且萬古而常然也○人性本善有不可革
 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
 之不移萬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本者性之所能
 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
 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
 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

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
 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
 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
 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
 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
 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
 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史記稱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于格
 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
 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
 絕於善要其終則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
 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

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唯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而合乎理者為義 ○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

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 ○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無間斷故曰無端無始也

判復之道曰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兀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併進而無序 ○明

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遺書下

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 ○忠信所以進

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說見乾卦九二

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 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

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者，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浩然，盛大之貌。蓋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斂，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故說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大小猶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而器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連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

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
 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
 于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天地萬物與我同體
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尔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痲痺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
 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亦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已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已

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
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有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生之謂性
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
 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氣稟雜糅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本注云后稷之克岐克疑于越椒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

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于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

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如此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

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人雖性則未嘗不在其守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其本言則曰相對而此理天命生此以其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太

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循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

本然非入私智所能為也然非

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觀天地生物

氣象

本注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窓前草不除去

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

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

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翰乘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猶軀殼也惻傷怕也隱痛也人之身惻隱之心無所不至故疾痛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惻隱之心矣○朱子曰滿腔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著亦痛

針劄著
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

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

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

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

嘗不有○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

對也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

善之至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王唯

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矣

○伊

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

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己萬殊○凡物有本末不可分

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

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

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

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

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者則不中矣

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墨子兼愛

故雖摩頂放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一毫揚墨各

守一偏偏者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

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立

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物各雜以意見之私而非不然之中也

○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

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

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二過其門不入

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

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二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者隨時有不可執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二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

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與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筆黜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注

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其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

沖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

者感而遂通之時也應之理悉具於遠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

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人塗轍專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為之先本貫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亦未嘗有一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條路從源頭下來○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

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

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問仁伊
 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
 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
 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
 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愛
 者仁之情以愛為仁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
 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
 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
 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

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
 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流
 而溯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
 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
 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
 處便是惻隱之情
 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入皆非也當合孔孟
 言仁處太繁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訓者
 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
 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
 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
 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不
 大包乎二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
 物欲所蔽痒病疾痛觸之即覺大仁者固無所

不覺然覺不足_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
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
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入為體然不可以訓
入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
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
或謂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
子曰不必須用二字訓○性即理也天下之理
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性即理也天下之理
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
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
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
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即是不理那得
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
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心有善惡否曰

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
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
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不道流行賦與萬
殊各有其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
以生謂之性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
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
自七情之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
不可謂之非心但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
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
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
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
不善才本乎氣

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力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性者自然一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性者自然完其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亦而言心則四者各立自然完其實有是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側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心者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側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

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底物○橫渠先生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塊然盛虛周流上下曰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查滓滄泊長萬變生生不窮○游氣紛擾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雜糅凝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壞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緝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朱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道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禮儀者經者曲禮也禮一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夫曰日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土往通○詩太雅板篇出王謂

縱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懷渠此語尤精○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

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

其歸也

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者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

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性者萬

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太人為能盡其

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

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

矣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
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正
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夫人
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
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太人之所存心也立者
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
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
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後或蔽
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
其心固欲其同蓋乎一源之性也此即人學明
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
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
 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
 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
 速也橫渠易語
 ○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
 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

不待思慮擬議使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
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
不貳故感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
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不箇心
字可見心統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
 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
 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
 開之也易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有是氣必
人真物之所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
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
拘而真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身
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

其既開則通乎天道
與聖人一方此言人也

近思錄卷之一終

近思錄卷之二

為學類凡百十一條

此卷終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

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方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聖也字本

作伊尹顏淵太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

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

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

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

至之近遠不以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淵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忘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美則無窮矣○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巳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史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伊川先

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其知之則一也聖人安行學者勉而行之及其成則一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人物萬殊莫非一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得其精且秀者是以能通于道而為聖為賢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真之性其即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

正學錄

之時也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
 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
 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
 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
 於人而欲也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
 本乎已也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
 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結其性而亡之則為
 情然嗔矣于中未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
 夫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
 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結其性愚者
 反是結其性而暴殄之也言人之所以
 貴於然學之道必先知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
 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養一作性朱子曰
 明諸心知所性窮理

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或曰知所養
 應上之文養其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誠之
 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
 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
 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此因上
 以誠之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
 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
 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
 詳盡其大綱有二焉明諸心知所性者智之事
 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
 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篤者知之
 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固者勇之勇也
 仁義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

處語默必於是者行也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幾於化矣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法已私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講事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佩也膺胸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胸不致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

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貳也又易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已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

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之功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與聖人一矣

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

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八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

身修德徒以記問詞章爲學去道愈遠矣○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

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

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定性者非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定也將送也事之從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何間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

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

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

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

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爲外凡應物者必

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爲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爲兩端則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能定也

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

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實未嘗有心焉聖人之
 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萬事亦未嘗容
 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物物來
 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
 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
 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爻
 不絕貌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應感
 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
 而生於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
 足而亦有不不可得而除滅者矣人之情各有
 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
 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

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
 反鑑而索照也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
 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
 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
 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
 然今惡外物之累已是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
 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一病而實展轉相因
 也○或問自私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
 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
 但明道說得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
 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
 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
 則又類於老莊之一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
 而已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

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朱子曰不見其人身不見其人此

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者為

與其非外而是內

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智之患

其根在於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性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
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

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

如何哉聖人未嘗無喜怒哀是未嘗自私也然其

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也
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

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
○伊川先生

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

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未
 躬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
 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
 甚約也未之首為躬躬之柄為未範十一曰陶鑄
 金曰治聖人之言本非得也也蓋將發
 明大理以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闕也
 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不以多言為貴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
 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
 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
 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求以明
 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

本未免流於邪
 偽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
 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
 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
 苟求人知則
 是私心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
 志所以居業也萬九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
 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
 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
 不實擇言謂修辭篤志謂立誠即上文忠
 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
 之事德要且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
 曰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居如月無
 忘其所能進德修業只是知至至之致

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
 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
 其所知所至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
 微事之先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
 之幾微矣智者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
 知之至明也 **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
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
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易傳下同○終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儀則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君
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

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坤六二文言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于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
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內道外方敬義父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
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 **動以天為**
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 震上下為無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為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 **雖無邪**
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無妄不

宜有往往則妄也故無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
不利有攸往也故無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無妄則得
利有攸往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
攸往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
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
得之以蓄成其德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行可以
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咸之象曰君子以
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
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者

故咸卦皆以感為義惟虛中而無私主則物
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有量則必有限有合
則必有不合此非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
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
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
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
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
取象
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為脛一為輔頰
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
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
矣必有不通是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

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
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
我者愚聞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其義以為正
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
中無我者感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
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
取四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入也惟虛則能
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理亦一也若
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
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
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往來者私心也若無私心則澄然泰然何至憧
憧也惟其私心有係故其所思者有及與不及
而其所以感者有通與不通所謂朋從爾思者
蓋思惟及其朋類亦惟朋類乃從其思耳

需或
作須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
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
也蹇卦象傳此教人以處險難之道自省其身
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
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沮而廢君子反非明
窮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
行相需不可備
知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
知所如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
人雖有目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
則說也說見論語釋往來紬繹也學者於所學
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廢義理久則浹
洽其中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善

近思錄

諸已足以及人信從者衆同歸於善雖樂於及
 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爲善之意如此雖樂於及
 入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君
 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
 我而巳奚愠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
 爲成德也○古之學者爲已欲得之於已也今之學
 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論見論語爲已者如食
 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
 在已非爲人也爲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關
 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爲已則所得者皆實得學
 而爲人則雖或爲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
 自爲欺誑善且消而惡且長矣朱子曰爲學且
 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
 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

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
 經者亦衆矣然而買積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
 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
 無用之糟粕耳元來字道輔經所以載道猶
 積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
 買積而還其已手於
 珠說見韓文觀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
 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道非有形狀之
 道之篤視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
 久所見益爲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
 心喜樂自外
 欲罷不能矣○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

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循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

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誇夫也省飾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居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若循其言

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勸當也蓋脩其言辭者所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

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言用カ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功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

遺書下同○說並見乾是體天行健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地蓋表裏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伊

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

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有志於道懇側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

也。就○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

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

顯密進德有序故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

學顏子本注云有準的○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

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

約泛濫無功朱子曰知字則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

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

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

以此○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心之全德也其體具

期

於心亂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已察己之精養

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已有則吾心所

有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肯受

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所見所

而竭其才則度乎其可以得之矣斯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識固

然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

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

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朋友相處非獨講辨之功熏陶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

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方得心不開闊則規小成持守固帶而惰於進善○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

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夢熟也須從這裏過論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

密而制事密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按程子又曰曾子之

去處參也竟以魯得之學誠篤而曰聖門學

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

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

能深造乎道也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

作

玩物喪志本注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駁云

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

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

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

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

喪志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程子問人他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

萬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

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務記誦為

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

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止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及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上並

○樂記曰禮其減樂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近思錄

十五

節收歛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
樂故須進步向前者九去故以進為文盈是
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
至於於流蕩却須收檢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
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
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

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太分不有私
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

便不是王者事 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

不容廢者惟能全其大理而無私心者則處
之各當其分而行 小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
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投禪無虧父
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

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

移故曰小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
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
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三之則亦非矣 ○朱

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
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小善其為性
也至於於荀揚伯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
同則非小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

渠之明備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而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
也論學而不識其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
為明備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曾點言志以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

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予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練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濟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也。乃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敬義夾持，然後自得。○直上去，亦此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乎中，義防乎外，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慾所累，則可上。

達天德矣。○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不學便老而衰。○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立志之不足，以勝其氣，質之固，學力之不足，以移其習俗。○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道義重則外物輕。○董仲舒謂：止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言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善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

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孫思邈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

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

法矣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小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志不天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謠詐方而不圓則執而小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

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視聽思慮動作

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視聽思慮言動

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明道先生曰學

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問之謂也切問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思

辭之欺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慢弛則以

是行於遠方異類猶可以誠實感通苟不信小

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然非可

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

常若有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

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順無往而不可○以上

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知之事也言

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也說並見論語質美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

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太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久久亦自明徹矣

所以進德循理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王健王動故進德脩業皆進為不

息之道坤王順王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凡人學便須知者方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學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人

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未嘗實用力○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於學也

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一者為己為人之道也起而作成一之音德謂德成己成己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

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

念之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

而行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錄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

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 ○伊川先生曰古之

學者優柔厭飭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

一場話說務高而已 古之為學者有身隨時隨

厭飭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 常愛

後之學者有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序中語也江海

之浸則漸清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柔而豐腴

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遍融液也至於所見者

明徹而無滓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

逆則怡然而理順學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

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

夏一言一事却揔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

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言假字于游

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

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

實得則亦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

噬或

賢君力行仁義乃可以祈天之永命常人亦資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矣然學而不已卒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且之功苟簡起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精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發乎真心之謂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恕則視人猶進德則且忠恕其極至則公平也學者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理公而已然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入則其實平普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仁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只為公則物我兼照無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源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下點意氣能得

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只為公則物我兼照無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源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什麼精神什麼骨肋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下點意氣能得

幾時了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口著意為之已私心所謂私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寧心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塗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釋教言為訓詁釋古言為訓詁

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問作文害道

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人所以參天地而並立者惟此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物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呂叔張程

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術文詞務以悅人故曰類俳俳優倡戲也曰古者學齋齊肅純一之意心齋說見莊子

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

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

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

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蓋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于考作檀弓十一夏作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亦非其後世無用之空言也且如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

文也說見賈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八文謂人倫禮樂之文○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無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莫說道將第一等讓

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

不能居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

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性無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

成者自棄也○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

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

却是都無事也孟子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於義自及無愧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又
 存心而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又
 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者五
 制中理者合乎專理之直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
 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
 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
 也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
 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鬼
 然無所為而已鳥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
 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
 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王敬者固有虛驕急
 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并其義然專言王敬而
 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
 所在而大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

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且如欲為孝小成只守著一箇孝
 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温
 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
 是偽也太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
 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利心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
 少私意便是不仁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
 平仁之全體矣○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

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說見論語

義而後求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
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
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
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
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
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
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
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

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

則可與權

說見論語學所以學為聖人也有
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得然後可以與
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

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
唯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也 ○古之學者

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

喪己 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
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

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
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
其性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

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君子之學當日進
而不已一或自止

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唯聖人理造乎極行底
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
不日新也日論其心則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
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其進德之地

則或
作故

則至於神聖而極也。○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

不容有所加損也。○弘而不毅則無規

矩毅而不弘則隘陋。○知性善以忠信為

本此先立其大者。善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為質

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伊川先生曰人安重

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知者。○博學之審問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說見中庸。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

則無以決疑而取正問之審矣。又必反之心而心

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

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問之當否。思之謹

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

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

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張

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

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

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忘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

自有所至矣。標幟標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

故莫若循序而進。學不己自有好高躡等之患

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

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尹彥明見伊

近思錄

三

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程子門人也始學之士

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翻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

云無私心若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精本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謝顯道見

伊川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

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遽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

反為心害者也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

著工夫也鍛煉治工之治金言其善於成治人

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全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

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

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

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橫渠先生

日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

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以入神知之功也然

近思錄

三

三

三

三

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
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
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窮神知化乃養盛自
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

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

也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

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

用所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形而

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天命流行賦予萬物

之性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謂天地

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

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爲

性蓋不狃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

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大地之性專

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

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

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義理

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而性命拘

於雜糅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而性命全

乎本然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

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已

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

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鄭氏曰領猶理治也

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

能體物而不遺性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已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已相關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便是有外之心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德之天則知性知天矣無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入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

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
 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
 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
 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當在
 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
 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
 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
 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上達及天理下達
 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及天理則所趨日以
 高遠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沈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
 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通晝
 夜陰陽之變智則崇

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
 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
 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
 問知禮成性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
 曰性者我所得於天底○困之進人也為德辨
 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
 以此繫辭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患難之
 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友本之思故其從善也敏
 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疾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晦有
 存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
 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
 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
 有所養也日之開闔為晦一晦而必有所存也

此言君子無性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

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上入道也地陰也以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

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然無間而

位乎中于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

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

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

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按禮記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

身即西銘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

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

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

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

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

然中處之寶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

然中處之寶可見矣

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

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

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

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

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

之或作所

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

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

有以若其性遂其直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

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無有所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

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
 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
 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
 理人物則太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太
 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太
 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
 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
 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不德過於常人是一
 弟之秀出乎平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
 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惻獨寡 朱子曰 畏天以自
 寡非吾兄弟之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
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朱子曰 畏天以自
 保者猶其敬親之

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
 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先大然所論
 事天功夫則自于時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朱子曰 不循天理而
 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我滅天理自絕本根
 者賊殺其親太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小悖
 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
 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
 相似而不違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
志 朱子曰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
 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
 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
 可見故為事神底是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
 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性為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

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

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

所以顧大之養者王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所以得私也故育英材如頴考放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

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警興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由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入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則亦天之申生也

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

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南西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朱子曰富貴福澤

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幸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

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巳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巳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

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

之體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其體此意今有

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

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真知

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志便達

得天德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

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

言語之外者也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

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是氣以為一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

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已之性而全天命之本楊中立問曰西銘

然耳此即中庸之理也

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

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

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
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本注云老

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
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
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
是分殊也若墨氏致於兼愛則泛然並施而
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並
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
與人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
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下去更須橫截看天
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
天地自是有不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
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
同胞吾與鳥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
有理一分殊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
在其中也矣

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一

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不知分之殊而失

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

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述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予比

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

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且彼欲使

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

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及謂不及不亦異乎

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
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
等差耳非
二端也

○又作破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

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

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過言

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言心過

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

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

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各於改過遂以為

已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謂改而自誣又

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所謂小人

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

辭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

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戲誣出於心

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

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

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

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

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誣者克治尚如此

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誣者豈復留之纖芥以

累其身

心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頌左書夜思

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

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知訂頑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

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

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

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知學

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

為主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

或各於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

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此自是一

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

此○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

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

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

然如太寐之得醒耳范音字巽之朱子曰橫渠

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

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太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

治之不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

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

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决江河以

之或
作致

利吾往

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

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
 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退
 此言立志心遂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
 之必定一
 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
 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
 乃立擴克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
 已
 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
 此德有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以忽心視
 之則所見者亦寡微矣
 ○今日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
 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

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
 年安得不長
 尊者崇尚敬持之意道由也由學
 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
 怠日以自省積之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
 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博又下學
 事
 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
 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小知
 有何如所以改治其不善者何如
 以是存心則
 德日新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
 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
 言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多識
 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
 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

三年庶幾有進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隳問學日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也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

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載

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

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

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洒

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據依

而自守○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

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

可得橫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費大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

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

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不知橫渠論語說○言人虛驕耻於下問內則欺己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

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

矣橫渠孟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
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宜知則窮矣○

為學太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

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所貴於學正欲

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

蘊哉○朱子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便是致○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

人變化氣質○文要密察心要洪放文不密

察則見理籠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

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始學

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不知疑者只是未嘗實用功也○心大則百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

小則編急固陋無○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

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

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人有妨

之功者然心不是實修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

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事特以所存者不同○合內外平物我此見

道之大端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也而為言也

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

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

端本
集無

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劉希不傷手也功業立言之事皆是也為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創造必害于道矣○竊嘗病孔孟既

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

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

則反約窮源之事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

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惟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變

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謬○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

不求益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正庶可

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

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可言其

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悅

者之也○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

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及躬者也急於自治何暇務於外厚於

反躬何暇議人○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

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

已學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
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足故怠惰而無新功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通志卷之二

終

○不自足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